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专号

方言的接触与相互交叠 ——试论新山地区的闽南语

Language Contact and Overlap

--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of Johor Bahru

林素卉

(LIM Su Hui)

摘要

语言在共时平面的长期接触下,常伴随出现不同程度的竞争、消长、取代或融合的情形。东南亚汉语方言飞地的语言研究,早期学者多侧重观察方言与通行语的竞争,并指出次方言有相互融合的情况,却鲜少做更进一步的探讨。¹直到最近几年,当地学者日渐重视这一议题,并展开大量调查。²

语言的接触往往透过词汇,中国闽南语中同属漳泉片的厦门、漳州和泉州方言在词汇使用上没有太大差异,音系上也只是略有不同,海外闽南人不分腔调皆能通话,俗称的“福建话”³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地区主要通行的方言有“福建话”、“潮州话”⁴和客语,“福建话”在与“潮州话”的相互融合直接表现在音系的架构上,打破了原来声母[b, l, ɟ]和[m, n, ŋ]互补的“十五音”框架,两套声母逐渐形成对立。除了声母的变异,韵与调的差异在次方言之间更为明显,韵部与声调的繁化亦是当地特有的语言现象。

本文将利用学者对中国祖地的语料成果,厘清漳、泉片间的音系异同,再与新山地区发音人的语料进行比对,寻绎新山地区次方言的语言融合度,以描

绘出当地闽南语语音的崭新面貌。

关键词：闽南语、福建话、语言接触、语音变异

Abstract

Under the long-term contact of the synchronic plane, language often com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competition, growth, substitution or integration. In the languag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lect enclave in Southeast Asia, early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dialects and the dialects, and pointed out that sub-dialects have mutual integration, but rarely do further research. Until recently, local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and have conducted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The language contact is often through vocabulary. The dialects of Xiame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Zhangquan area in Chinese Southern Min dialect, do not differ much in vocabulary use. The phonology is only slightly different. Overseas Southern Min people can talk without distinction. The so-called "Hokkien language" is produced on this basis.

The main dialects in Johor Bahru, Malaysia are "Hokkien dialect", "Chaozhou dialect" and Hakka dialect. The fusion of "Hokkien dialect" and "Chaozhou dialect"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breaking the original consonant [b, l, g] and [m, n, ŋ] complementary "15-consonant" framework, the two sets of initials gradually formed opposite. In addition to the variation of the initi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yllable and tone is more obvious between the sub-dialect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syllable and tones is also a unique local language phenomenon.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use the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on China's native language to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phonetic systems between Zhang and Quan dialects, and then compare them with the corpus of the Johor Bahru, and observe the language fusion in the Johor Bahru.

Keywords: Southern Min dialect, Hokkien dialect, Language contact, Sound change

一、前言

语言变化首先始于词汇，而词汇的接收往往影响语音。因此，绝大部分语言的词汇系统当中，都可以看到外来词的痕迹，而语音的突变则往往

在外来词中见到。语音是容易突变创新的，但却也是最保守的，这主要表现在辅音声母和声调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华人祖籍方言以闽语、粤语和客语居多，此三大方言同北京话的音系差异在于这三个方言没有舌尖后辅音声母[tʂ, tʂ', ʂ, ʐ]、舌面前辅音声母[tɕ, tɕ', ɕ]以及保留入声。直到今日，新马一带华人口语一般舌尖前、后和舌面前声母读音皆容易混淆，另陈重瑜1981年考察新加坡华语时发现的“第五声”⁵则是入声的残留。中国南方汉人移居东南亚一带历经百年，经历过无数次的语言抗衡后，华文口语依然保留卷舌声母读平舌，入声字念短促调的语言习惯，成为当地独特的“腔调”，证明了语音系统是语言结构当中最顽强不易变动的一环。

“福建话”在东南亚一带，泛指语言基础源自中国大陆福建厦门、漳州和泉州一带的闽南语，属方言分区上的漳泉片。漳泉片一般被认为是闽南语中典型的十五音系统，即声母[b, l, g]和[m, n, ŋ]形成互补，同属一个音位。然而，两类声母互补的十五音系统，在语言相互接触下正逐渐消失。漳平（永福）方言，语言基础因属于漳州方言系统，然而地理位置处于闽西和闽南的交界处，并与通行客语的龙岩相邻，以至于语音系统同漳州方言有些许差异，既[b, l, g]和[m, n, ŋ]对立，拥有17个声母。若根据汉文献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张世珍编写了《潮声十五音》，潮州方言在当时似乎尚未脱离闽南方言十五音系统。直到谢益显1965编写了《增三潮声十五音》，潮州方言18个声母的音系架构已经确定。潮州方言的案例表现了音系结构的变异，期限竟然短至一个世纪以内就发生。然而，根据张屏生〈潮州话相关辞书的音系比较〉，1847年《汉英潮州方言字典》及1853年《潮正两音字集》中两套声母基本对立（唯n-, l-有自由变读现象），这表示潮州方言18音系统历史来源更早，而张世珍的十五音编写或许只是延续前人的格局编列（漳泉系十五音辞书）。（张屏生2003：445-504）另李如龙2010年发行的《闽南话概说》，整理福建闽南漳泉片中22个方言点之间的音系差异，为方便辨义，将[b, l, g]和[m, n, ŋ]两套声母分别论述，以至于在声母对照表部分，（周长楫2010：96）22方言点皆不作十五音格局，并且文中亦无说明各方言点声母部分是否有互补或对立情况。据此推测，有部分方言点声母已非十五音系统，故需分别列出以方便辨义。

除了十五音的声母格局，语言接触在元音系统上有更明显的表现。次方言之间的语音差异，多发生在元音和声调系统上，一般呈现规律的对应关系，如：“泉州[w]韵的字，晋江、石狮读[i]。”（周长楫2010：112）厦门、漳州上声只有阴调、去声分阴阳，泉州上声分阴阳而去声不分等等，而潮州一般有8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另潮州及漳泉在韵母上也有部分差别，但这里暂不一一说明。文章假设第一代移民来到马来西亚所使用的祖籍方言，与当前中国大陆同一地点所调查的语音基本相同，基于两地语言环境的差异，马来西亚次方言之间相互融合交迭，形成了一个混合型闽南语——“福建话”。

文章通过实际田野调查，考察马来西亚新山地区的马西镇（Masai）及直落爪哇村（Telok Jawa）两个地点，共8位发音人的闽南语，发现其语音融合了福建漳泉片内的次方言外，亦受到广州潮州方言的影响，这和当地居民人口比例有莫大关系，其中原因下文继续说明。本研究通过单字读音的调查，配合大陆相关资料，试图描绘东南亚一带“福建话”的形成原因，以及思考其语言上的定位。

二、调查点语言环境以及发音人资料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地区，最早由潮州人所开发。清末民初之际，大量潮州人为谋生飘洋过海，聚集到新加坡及柔佛新山一带。历经百年，逐步在柔佛新山拓展出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以至于新山至今仍享有“小汕头”的美名。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尚未涉政以前，当地华人居民仍以潮州人占绝对多数。然而因为政治变迁、经济体系改变以及交通发展等因素，促进了移民涌入，在短短二十年内，新山地区“福建人”人口快速超越原本原来的潮州居民。原本属于强势方言的汕头话，至今和“福建话”平起平坐。

（一）调查点的语言环境

马西镇位于新山市区东部15公里处，开发至今已逾百年，是新山地

区中相当重要的城镇之一；直落爪哇村则位于两地之间靠海处，是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小渔村。马西镇人口以马来族群居多，华人居民以福建、潮州、客家为主，相互比邻而居，使用华语、马来语和方言沟通。直落爪哇村在百年以前是马来渔村，近百年前有少数潮州人移民至此，经过两三代人的建设，成为拥有两百多位潮州居民的小渔村。然而近年来因为城市发展以及村落土地为政府所开发使用的关系，渔村内年轻一代居民皆外迁至其他城市发展，直落爪哇村逐步成为只有老人居住的渔村。虽然如此，直至今日，该村落潮州居民依然占据了华人人口9成左右。

因此，两个方言点之中，马西镇属于典型的多语交汇地，直落爪哇村则是“福建话”劣势。发音人当中，六位来自马西镇，两位来自直落爪哇村。两地发音人比率不平衡，是由于直落爪哇村目前华人居民少于50人，福建闽南居民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寻找发音人相当局限。这八位发音人祖籍地来自福建省各个县市，祖籍方言原来就有细微差异，然而发音人同本身不同祖籍地的闽南语者，都能相互使用“福建话”沟通。其中有部分发音人同时具有其他方言的能力，如直落爪哇村发音人会使用潮州方言，而马西镇发音人部分会使用潮州方言以及客语。

（二）发音人资料

实地田调在2014年7月展开，过程为期一个月。8位发音人祖籍地各异，移民代不同，但年龄上都属于中年至老年层，以下为发音人资料简表。

表1：发音人数据表

调查点	祖籍地	发音人	性别	年龄	移民代
直落爪哇	同安	比	女	61	不详
直落爪哇	同安	玫	女	56	不详
马西	东山	豪	男	38	四
马西	东山	仁	男	70	三
马西	南安	莲	女	62	三

马西	诏安	明	男	60	三
马西	安溪	田	男	43	三
马西	惠安	云	男	66	三

两位来自直落爪哇村的发音人是姊妹关系，自小与父母居住在直落爪哇村，从未回到过祖籍地，父母过世后，只记得自身祖籍来自福建同安，却不晓得先辈是何时来到马来西亚，故不知本身是移民第几代。两位发音人的配偶籍贯是潮州揭阳，因此同时通晓潮语，但日常使用语言多以华语为主。其余发音人母语皆为方言，然而顺应时代的变迁，使用华语的机率提高，直到现在，华语的使用率已经完全凌驾在方言之上。

语音上，简单以厦门、泉州和漳州音系做归属。同安位于厦门市东北一带，语音近厦门腔，南安及安溪位于泉州市西北、惠安位于泉州市东北，三地语音较近泉州腔，诏安与东山比邻，位于漳州市西南地区，靠近潮州，语音属漳州腔，但部分读音近潮州。

三、次方言之间的音系差异

虽然同属漳泉片，然而每个方言点之间语音上都有着细微的差异。漳泉片一般以厦门、漳州和泉州的音系为代表，历来选择这三个方言点作为代表，一方面是出于彼此之间音系上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是出于政治（县市划分）、经济、人口、城市发展等现实因素。

（一）祖籍地厦门、漳州、泉州方言上的音系差异

三个地点当中，漳州和泉州语音上的差异较为明显，厦门部分语音介于两者，语料上时常出现一字多音（同时拥有漳州和泉州的读音），这已被推测是近代以来，漳泉两地居民迁入厦门，并把自身方言带入，导致了两种方言的渗透融合，才产生如此“不漳不泉”的厦门话。但是，厦门话却还是保有和漳泉皆相异的特色读音，一下做一简表比较厦、漳、泉读音差异之处。

表2: 厦门、漳州、泉州语音差异之处⁶

	泉州	厦门	漳州	
声母	l	l	dz	
韵部	ə	e	e	ue
	e	e	ɛ	
	u	u	i	
	ĩ	ĩ	ẽ	
	iũ	iũ	iõ	
	əm	im	ɔm	
	uaŋ	ɔŋ	ɔŋ	
	ap	ap	ɔp	
	eʔ	eʔ	ɛʔ	

这里需要注明的是“[e]、[ue]虽然是厦、泉、漳三地共有的韵母，可所管的部分字居然有较大的不同。”另外，“漳州话的[ɔm]、[ɔp]所管的词很少，厦门话把这两个韵母的字分别归到[ɔŋ]与[ap]韵母上。”⁷

其次在声调部分，三个方言点声调分化亦有不同。

 表3: 厦门、漳州、泉州声调对比⁸

地点 \ 声调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厦门	55	24	51		11	33	32	5
漳州	44	13	53		21	22	32	12
泉州	33	24	55	22	41		5	24

表格使用调值显示，是为了更方便区分三个方言点声调的异同。由于调值只是一种相对高度，随着语言者本身的习惯而有差异，因此论文讨论声调部分，主要只针对较明显的差异，如上声部份，厦门、漳州阴上皆做降调，泉州为平调，入声部分，厦门、漳州阴入为中降调，泉州为高调等这一类辨识度较高的差异。

(二) 发音人祖籍地方言与厦、漳、泉方言差异

前面已经将发音人的祖籍方言做了归属, 虽说音系上可以将这几处分别归纳在厦、漳、泉这三系大方言之下, 但是每一处方言的实际语音又与其所归属的大方言有少许出入。因此, 有必要就目前所拥有的材料, 将这几个次方言做对比, 厘清其音系上的异同, 方能有效对比马来西亚8位发音人语料的音变情况。在各个地点的音系当中, 目前文章所掌握的部份, 只有声母和声调上有比较明确的对照, 而这几个方言点的声母系统与其归属的大方言无异, 因此这一部分先处理声调上的对比。

表4: 发音人祖籍地方言与厦、漳、泉方言声调对照表

声调 地点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厦门	44	24	53		21	22	32	4
同安	44	24	31		12	22	32	54
漳州	44	13	53		21	22	32	121
东山	44	13	52		21	33	32	12
诏安	44	35	52		121	22	32	13
泉州	33	24	554	22	41		5	24
南安	33	24	554	22	41		5	24
安溪	43	24	53	32	21		5	24
惠安	33	35	54	31	42		54	34

表4(参考周长楫2010: 106)所列厦、漳、泉方言声调调值和表3不一, 是由于采用的文本相异。表3资料根据该地方言专门调查报告, 表4资料则是根据周长楫的整理。从不同著者的语言材料相对照, 可以知道语言学家对声调的纪录往往是音感上的相对差异, 数字并非绝对值。

将这6个方言点的声调同其所归属的大方言对比下, 发现这6点的声调调值与其所归属的大方言相当接近, 在听觉上按理不会有太显著的差异。因此, 这几个次方言与彼此及所归属的大方言相异之处, 主要在于韵母系统。

韵母部分，亦参考周长楫所整理的材料，以下就其资料再作整理，单就针对本文所调查的部分，简略说明6个方言点韵母部分与其所归属的大方言语音相异之处。

属厦门音系部分

- 同安：1. [aĩ]韵较突出，如“闲”，厦门[_cĩŋ]，同安[_caĩ]；“千”，厦门[_cts'ĩŋ]，同安[_cts'aĩ]等。此类型读音近潮州的揭阳音。
2. 与泉州读音相同的[ɯ]韵，如“猪、煮、语”。这类词汇潮州亦读[ɯ]韵。

属泉州音系部分

- 南安：1. 泉州[iak]韵，南安多读[ik]，少数读[ək]。
2. 泉州部分[un]、[ut]韵字，南安读[ən]、[ət]。
3. 泉州部分[ŋ]韵字，南安读[əŋ]。
- 安溪：1. 泉州[iak]韵，安溪多读[ik]。
2. 鼻化入声韵比泉州来得少。
- 惠安：1. 闽南语一般分别的[iam]、[im]，惠安多合为[em]，如黏=林[_clem]。
2. 闽南语一般分别的[iap]、[ip]，惠安多合为[ep]。
3. 闽南语一般分别的[ian]、[in]，惠安多合为[en]。
4. 闽南语一般分别的[iat]、[it]，惠安多合为[et]。
5. 厦门、泉州读[iŋ]韵字，惠安读[eŋ]。
6. 泉州读[un]、[ut]韵字，惠安部分读[ən]、[ət]。

漳州部分

- 东山：1. 东山话比漳州话多出[ɔu]、[ɔ̃u]、[eŋ]、[ek]四个韵母。与漳州话的对应是，[ɔu]对应[ɔ]韵、[ɔ̃u]对应[ɔ̃]韵、[eŋ]、[ek]对应[iŋ]、[ik]。这一部分读音近潮州话。
- 诏安：1. 诏安话比漳州话多出[ə]、[əʔ]、[ɯ]、[ei]四个韵。[ə]、[ei]对应

漳州话的[e]、[əʔ]对应[eʔ]、[u]对应[i]。

2. 漳州读[an]韵字，诏安读[aŋ]。
3. 漳州读[iaŋ]韵字，诏安读[ian]。
4. 漳州读[ɔ]韵字，诏安读[ɔu]。

经过次方言与其所归属的大方言音系对比后，马来西亚柔佛新山闽南语语音的内部比较，声母部分调查将着重在[l]与[dz]的对应上，韵母部分针对上述所罗列的差异处，声调上则注意上声和去声的调值是否同于祖籍地方言。

四、新山地区闽南语次方言的语音融合现象

此一小节，为本文主要研究轴心，前面所做资料整理，目的在于厘清发音人祖籍地方言与其他同方言片的方言语音之间的差异。根据语音差异对比，从而检视次方言之间是否有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情况。除了漳泉片次方言之间的混合情况，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其他汉语方言及外来语的影响。马来西亚是多语言的国家，国语是马来语，商业流行用语是英语，华语是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而方言则属于地域性和血缘性。于前文已说明，新山地区原本是潮州人的集散地，因政治等因素，才有其他汉语方言族群迁移至此，因此，当地“福建话”受到潮州方言影响是可以预期的。潮州方言和福建闽南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潮州方言是十八音系统，即[b, l, g]和[m, n, ŋ]对立，其次在韵母系统和声调系统亦有不同，韵母部分差异较多，后文如有与调查交集处再另作说明。声调上，潮州方言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有8个声调，福建闽南语多为7个声调。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字表，设计方式专门针对次方言之间和潮州方言的语音差异处。考虑方言弱化和部分发音人方言使用率偏低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极为常用的词汇，因此只罗列了150个汉字，做实际记音调查。以下将以调查结果做论述分析。

(一) 声母

此部分探讨声母[l]、[z]与[dz]的相对关系和声母[b, l, g]与[m, n, ŋ]对立或互补情况。然而词汇的移借会同时发生在声、韵、调上，因此，讨论声母的同时，偶尔会有同韵部综合讨论的情况。

(a) 舌尖前声母[l]、[n]、[z]与[dz]的音变

这一调查针对中古日母字，在闽南语次方言间，读音有差异的文字。福建闽南语中，漳州读[dz]声母字，厦门、泉州读[l]，潮州方言读[z]或[n]。因此，调查所发现日母字读[z]或[n]，推测是来自潮州方言的影响。

表5: 舌尖前声母[l]、[n]、[z]与[dz]比较表

所属方言	厦门音系类			泉州音系类				漳州音系类				
方言点	厦门	同安	同安	泉州	南安	安溪	惠安	漳州	东山	东山	诏安	潮州
发音人 词汇		比	玫		莲	田	云		豪	仁	明	
日	lit	lit	lit	lit	lit	lit	lit	dzit	lit	zik	zik	zik
人白	laŋ	laŋ	laŋ	--	laŋ	laŋ	laŋ	--	naŋ	naŋ	laŋ	naŋ
人文	liŋ	--	--	lin	--	--	--	dzin	--	ziŋ	--	ziŋ
认	lin	ziŋ	lin	lin	dziŋ/ ziŋ	lin	ziŋ	dzin	ziŋ	lin	ziŋ	ziŋ
热	lua?	zua?	dzua?	lua?	zua?	lua?	lua?	dzua?	lua?	zua?	zua?	zua?

首先说明，发音人一字有两读者，为两种读音都同时有在使用，故同时罗列。表5显示的，除了声母，亦有韵部的音变，这是词汇移借的结果。在声母部分，由始至终声母同祖籍地方言所属音系读音相同的只有祖籍来自安溪的田，所调查的四个单字都读声母[l]。其余发音人，这四字声母几乎都有混杂使用的情况，然而属于漳州音系特色的[dz]则相对弱势，反而潮州方言的影响则相当显著。“日”字读[zik]显然是受到潮州方言影响，所以入声韵尾也跟着改变。另外“人”读[naŋ]，已经看到了声母[b, l, g]与[m, n, ŋ]对立的端倪，这一部分留下一小节详细探讨。

慢	man	ban						
南	--	nam	nam	lam	lam	nam	nam	lam
免	mian	bian						
问	muŋ	mŋ	muŋ	mŋ	mŋ	mŋ	mŋ	muĩ
明	miŋ							

以上例子，辅音声元音变至鼻辅音的词汇，潮州方言声母都为鼻辅音。其次，表格里保留空格处，是发音人以其他相同概念的词汇代替该字，或一时无法忆起该字方言读音。表7所看到的情况，是[b, l]音变成[m, n]的例子，缺乏[g]、[ŋ]的对比，是由于以该辅音为声母的词汇相对较少，因此暂时没有找到适合的例子。再来也没有看到[b, l, g]搭配鼻化元音或成音节鼻辅音的例子，这可以推测是，由于潮州方言没有[b, l, g]搭配鼻化元音或成音节鼻辅音的习惯，因此受到潮州方言影响而突破保守十五音的“福建话”，也不会有[b, l, g]搭配鼻化元音或成音节鼻辅音的情况发生。另外也有完全不受影响保留福建闽南语特色的例子，如“面”（脸），八位发音人一律读[bin]，完全没有受到潮州方言读[miŋ]的影响。

语音的变化和环境有关，居住在潮州村落的发音人比和玫，这方面声母突变的情形比居住在马西镇的发音人较为突出，而马西镇当中的发音人仁和豪，长期与潮州人为邻，音变情况亦比其他马西镇发音人明显。

另外，其他有介入当地汉语方言音系的是外来词，特别是马来语。如水果“山竹”，马来语manggis，8位发音人皆做[maŋ²¹ hit²]或[maŋ²¹ git²]；“芒果”，马来语mangga，8位发音人皆做[maŋ²¹ ka⁵⁵]。这类词汇已经完全进入到当地的汉语方言系统，出现于一般对话中，成为影响音变的其中一个因素。

（二）韵部

这是当地汉语方言语音系统当中变动最多，亦最不稳定的部分，这包含次方言互相影响，以及其他汉语方言的吸收。于前面一小节已有简略说明漳泉片当中次方言的差异，其主要表现在韵部系统。新山地区次方言的

融合，包含祖籍方言向所归属的大方言靠拢，以及向其他非所属大方言靠拢的情况，以下逐各分析。

(a) 韵部系统读音向泉州方言音系靠拢的情况

虽然发音人祖籍地不一，所属方言体系不同，但本次的调查发现，语音归属于厦门、漳州两大方言体系的发音人，有好些词汇发音都使用泉州方言的读音，并且这些词汇在8个人的口中，读音几乎相当整齐，即是说，读音向泉州方言靠拢的情况不是独个发音人的孤例。

表8：韵部系统向泉州音靠拢的例子

				泉州音系类			厦门音系类		漳州音系类		
	泉州	厦门	漳州	南安	安溪	惠安	同安	同安	东山	东山	诏安
发音人				莲	田	云	比	玫	豪	仁	明
词汇											
坐	tsə ²²	tso ³³ /tse ³³	tso ²² /tse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tsə ²²
强	kiɔŋ ²⁴	kiɔŋ ³³	kian ¹³	kiɔŋ ⁴¹	kiɔŋ ²⁴	kiɔŋ ²⁴		kiɔŋ ²⁴	kiɔŋ ²⁴	kiɔŋ ²⁴	
猪	tʉ ³³	ti ⁵⁵ /tu ⁵⁵	ti ⁴⁴	tʉ ³³	tʉ ³³	tʉ ³³	tʉ ³³	tʉ ³³	tʉ ³³	ti ⁴⁴	ti ⁴⁴
语	gu ⁵⁵	gu ⁵¹	gi ⁵³	gu ⁵⁵	gu ⁵⁵	gu ⁵⁵	gu ⁵⁵	gu ⁵⁵	gu ⁵⁵	gu ⁵⁵	gi ⁵³
汁	tsap ⁵ /tsip ⁵	tsiap ³²	tsiap ³²	tsap ⁵	tsap ⁵	tsap ²	tsap ²	tsap ⁵	tsap ⁵	tsiap ⁵	tsap ⁵

表8显示，读音最整齐向泉州音靠拢的是“坐”字，八位发音人一律读[tsə²²]，其次是“强”字，八位发音人中有五位读[kiɔŋ²⁴]，两位不晓得该字方言发音，而祖籍来自南安的发音人莲读[kiɔŋ⁴¹]，声调作高降调是从何而来，目前还无法得知。接着“猪”和“语”的例子部分，首先要再次说明，同安方言语音当中，有与泉州方言元音相同的[u]韵，因此，同安两位发音人“猪”和“语”字读同泉州音，并不是音变现象。最后是“汁”字，其中两位发音人读[tsap²]，声调调值偏低，推测其读音是受潮州方言[tsap²]的影响，而非来自泉州音。

(b) 韵部系统读音向厦门方言音系靠拢的情况

泉州音以外，次方言其次选择靠拢的对象是厦门音系，其中亦有8位发音人读音统一做厦门方言发音的例子，可推测厦门方言亦属于当地“福建话”中的强势。

表9：韵部系统向厦门音靠拢的例子

			厦门音系类		泉州音系类			漳州音系类			
	厦门	泉州	漳州	同安	同安	南安	安溪	惠安	东山	东山	诏安
发音人 词汇				比	玫	莲	田	云	豪	仁	明
色	sik ³²	siak ⁵	sik ³²								
鼠	ts'u ⁵¹	ts'u ⁵⁵	ts'i ⁵³	ts'u ⁵¹	ts'u ⁵¹	ts'i ⁵³					
闲	ɿŋ ⁵⁵	u ²⁴	kan ⁴⁴	ɿŋ ²⁴							
千	ts'ɿŋ ⁵⁵	ts'ɿŋ ³³	ts'ɿŋ ⁴⁴	ts'ɿŋ ⁵⁵	ts'ɿŋ ⁵⁵	ts'ɿŋ ⁵⁵	ts'ɿŋ ⁴⁴	ts'ɿŋ ⁵⁵	ts'ɿŋ ⁵⁵	ts'ɿŋ ⁵⁵	ts'ɿŋ ⁵⁵

这一部分，语音一致往厦门音靠拢的例子有“色、闲、千”，“色”字所有发音人都念[sik³²]，“闲”字读[ɿŋ²⁴]，做调值为升调，与泉州音[u²⁴]声调调值相同，而非厦门语料所记录的高平调[ɿŋ⁵⁵]，这是相当有趣的情况，在语言相互融合的状态下，一个词汇完美的结合了两个方言的读音，并且成为当地语言的固定形式。至于“千”字，亦是相当统一的例子，除了祖籍来自安溪的发音人田，读了漳州音[ts'ɿŋ⁴⁴]以外，其他发音人语音和声调上都做厦门音[ts'ɿŋ⁵⁵]。

(c) 韵部系统读音向漳州方言音系靠拢的情况

其他两大系方言读音向漳州语音靠拢的例子相对较少，并且也没有像前面所展示的例子，8位发音人语音统一往一个方言音系靠拢的情况。甚至是只发生一个词汇当中，3个方言互相渗透，而没有单独收到漳州音系影响而音变的状况。这似乎揭露出漳州音系在当地“福建话”中处于弱勢，因此对其他方言的感染力较小。

(d) 闽南方言次方言互相渗透的情况

复杂的语言环境，造就出不纯粹的语言。马来西亚新山地区的汉语方言，语言演变的复杂程度已不是历史上的语音规律或地理因素上的词汇扩散所能简单解释清楚。然而波浪说却较能够去解释当地的语言现象。波浪中心点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甚至是个人，当左邻右舍分别居住使用不同语言的居民（意指所生活的环境，所接触的对象，有着异常丰富的语言接触），在平日的对话中就相互潜移默化，影响彼此的语言习惯，其语言影响的形式有如细雨滴落湖水，四处涟漪。因此，一个词汇当中，不同的发音人，读音向不同方言交互渗透的例子很多，以下列出几个语音来源可考的例子。

表10: 次方言间韵部读音互相渗透的例子

发音人 词汇	泉州	厦门	漳州	泉州音系类			厦门音系类		漳州音系类		
				南安	安溪	惠安	同安	同安	东山	东山	诏安
				莲	田	云	比	玫	豪	仁	明
去	k'u ⁴¹	k'i ¹¹ / k'u ¹¹	k'i ²¹	k'i ²¹	k'u ²¹	k'u ²¹	k'u ⁴¹	k'u ²¹	k'u ²¹	k'i ²¹	k'i ²¹
鱼	hu ²⁴	hi ²⁴	hi ¹³	hi ¹³	hu ²⁴	hu ²⁴	hu ²⁴	hu ²⁴	hu ²⁴	hu ²⁴	hi ¹³
锯	ku ⁴¹	ku ¹¹	ki ²¹	ki ²¹	ku ²¹	ku ²¹	ku ⁴¹	ku ²¹	ku ²¹	ku ⁴¹	ki ²¹
飞	pə ³³	pue ⁴⁴	pe ⁵⁵	pə ³³	pə ³³	pə ³³	pə ³³	pə ³³	pə ³³	pue ⁴⁴	pue ⁴⁴
货	hə ⁴¹	hue ²¹	ho ¹¹ / he ¹¹	he ¹¹	hə ²¹	hə ²¹	hə ²¹	hə ²¹	hə ²¹ / hue ²¹	hə ⁴¹ / hue ²¹	hue ²¹
火	hə ⁵⁵	hue ⁵¹	hə ⁵¹ / he ⁵³	he ⁵⁵	hə ⁵³	hə ⁵³	hə ⁵³	hə ⁵³	hə ⁵³	hue ⁵¹	hue ⁵¹
冰	piŋ ⁵⁵	piŋ ⁴⁴	piŋ ³³	piŋ ⁵⁵	piŋ ⁴⁴	piŋ ⁵⁵	piŋ ³³	piŋ ³³	piŋ ³³	piŋ ³³	
病	pĩ ⁴¹	pĩ ³³	pẽ ²²	pĩ ²²	pẽ ²² / pĩ ²²	pĩ ²²	pĩ ²²	pĩ ²²	pĩ ²²	pĩ ²²	pẽ ²²
姜	kiũ ³³	kiũ ⁵⁵	kiõ ⁴⁴	kiõ ⁴⁴	kiũ ³³	kiũ ³³	kiũ ³³	kiũ ³³	kiõ ⁴⁴	kiũ ³³	kiõ ⁴⁴

第一个例子“去”字，南安发音人莲将“去”读做漳州语音[k'i²¹]，而东山发音人豪读成泉州音[k'u²¹]却又保留本身漳州语音的低降调。其

这一部分只讨论声调变异的问题，故没有列出声母和韵部的资料。其次同时列出潮州方言的声调，因潮州方言也是当地较为强势的汉语方言之一，前面一些例子也有看出潮州方言对当地“福建话”所构成的影响，故加入列表一同参照。

以上例子分做“死、语、旧、豆、念”与“铁、急、发”两个部分做探讨。目前所见的语料中，《汉语方音字汇》中纪录厦门方言阴上调值做51，周长楫《闽南话概说》纪录为53，实际上51或53都属于高降调，听觉上差异不大，因此当为一类。以此为前提下，厦门、漳州和潮州的阴上调在调值上都是相同的。所以，表11所看到“死、语”一律做高降调，实际难以分辨是来自厦门、漳州抑或潮州方言的影响。接着“旧、豆”都念低平调，表中所记录发音人的调值22实际非绝对高度，而是与中平调相比下，相对音值较低的低平调，因此可能介于11和22之间，这就也难以分辨读音较近漳州或是潮州。最后“念”字发音人亦读作低平调，厦门、泉州和潮州该字的读音都不是念作低平调，因此可以判定“念”字读为低平，应是来自漳州。

第二部分是入声字“铁、急、发”，除了祖籍同安发音人比，所有发音人都偏向使用厦门音系的高调值，发音人比会使用低降调21，应是潮州话的影响。总体来说，新山地区福建话的舒声字调多近漳州，而入声字调多近泉州，这是两个音系交迭后产生相当有趣的配置方式。

（四）与祖籍地方言语音特征向异的部分

于第三小节有根据周长楫《闽南话概说》的描述，简略介绍过发音人祖籍地方言语音上和所归属的大方言相异部分，而此部分差异都来自韵部。但经过了一轮的调查，发现新山地区发音人的语料，有相当程度语音上同文献所记载的语音特征有出入。因此，这一小节将介绍新山地区方言这一有趣现象。

(a) 同安发音人

祖籍地同安的[aĩ]韵突出，原本同安发[aĩ]韵的“闲、千”，两位发音人都读同厦门音[ɿŋ]。

(b) 惠安发音人

祖籍地泉州读[un]韵的字，惠安读[ən]。但“根”字惠安发音人读同泉州作[kun³³]。其次，闽南语一般分别的[iam]、[im]，中国惠安多合为[em]，但调查显示，“黏liam²⁴≠林lim²⁴”。

(c) 东山发音人

祖籍地漳州读[ɔ]韵字，东山读[ɔu]。然而两位东山发音人读音更近漳州语音。

	古	补	布	路	粗	虎
漳州	kɔ ⁵³	pɔ ⁵³	pɔ ²¹	lɔ ²²	ts'ɔ ⁴⁴	hɔ ⁵³
东山(仁)	kɔ ⁵³	pɔ ⁵³	pɔ ²¹	lɔ ²²	ts'ɔu ⁴⁴	hou ⁵³
东山(豪)	kɔ ⁵³	pɔ ⁵³	pɔ ²¹	lɔ ²²	ts'ɔ ⁴⁴	hɔ ⁵³

6个例子当中，两位发音人一律偏向漳州音的有4例，一位保留东山语音，一位音变的有2例，东山发音人仁现年70，是移民第三代，发音人豪现年38，是移民第四代，因此，发音人仁很有可能保留祖籍地比较完整的语音。

(d) 诏安发音人

祖籍地漳州读[i]韵字，诏安读[u]。然而诏安发音人“猪、煮、箸、语、鱼”元音都同漳州，做[i]发音。其次，诏安读[ei]韵字，漳州读[e]，但该发音人“买、鞋、鸡”元音都读作[e]。其三，漳州读[an]韵的字，诏安读[an]，但该发音人“慢”读[ban²²]。最后，漳州读[ɔ]韵字，诏安读[ɔu]。“补、布、普、路、粗、虎”6字，“补”读[ɔ]，其余读[ɔu]，最后

一项显示该发音人这部分语音保守程度较高。

五、结语

经过马来西亚新山地区闽南方言实地田野调查，发现语音突变情况相当严重，而首要的语言干扰来自闽南语内部的强势方言（厦、漳、泉音系）交互影响，其次是音系上有些微差异的广州闽语——潮州方言。然而，语音相互竞争下，许多原本读音分歧的三大方言，却可以有达成共识的部分。就如某些词汇全原读音相同，再来就是原本声调相异的次方言，如今有看到分歧逐渐趋向一致的情况，而这与声调最为稳固的一般规律相违背。

潮州方言的介入，严重影响了闽南语十五音[b, l, ɟ]和[m, n, ŋ]互补系统，次方言之间的交汇，激起了语言乱流，150个汉字，8位发音人鲜少作出统一的音读，当元音系统偏向厦门、泉州时，漳州声调却又略胜一筹，因此展演出一场精采的语言搏斗，而劫后余生的，就是现在当地共识的“福建话”。此语言不漳不泉，非潮非厦，英语、马来语、普通话皆铸融其中，如此的语言在范围上遍布整个东南亚，使用人口众多，并且世代相传。

注释

- 1 周长楫、周青海2000: 5。“闽南籍华人，虽然初来时曾按各自不同的籍贯分区域聚居，但由于共同地缘上的接近，母语的共通，生活习俗的相同，加之背井离乡共同的苦难经历和谋生求存的共同愿望，在彼此的频繁接触和交往中，产生了一种地缘人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同籍贯的通婚，加速打破了原先按不同籍贯地的聚居而变为混居、杂居。在没有哪个县的乡音占较强优势的情况下，谁也不会去认真分辨和计较别人乡音的不同，反而是分家不分化，彼此尊重，并且在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互吸收对方不同乡音中的某些成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性特点。”另外，（陈晓锦2003: 5）。“在马来西亚华人中，‘潮州话’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它并不特指来自潮州市的华人所说的话，而是泛指祖籍是粤东各县市的潮汕人所操的潮汕话。也就是说，这些人士不分祖居点说的都是一种比较一致的，向潮州音靠拢的潮州话。事实上，

在马来西亚，就是祖籍是广东潮阳的华人说的话也不像广东潮阳市的人说的话那样，与潮州市人说的话有明显的差别，马来西亚潮州话并不具体区分潮州音、揭阳音或潮阳音等等。”

- 2 如邱克威近几年发表多篇文章探讨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语言接触下的渐层性、音变的条件性、音系的分层等议题。
- 3 福建话并非汉语方言学上的标准用语，笼统指称东南亚一带祖籍来自福建省的闽南人所使用的闽南方言，一般包括厦门、漳州和泉州一带的方言，但不含闽北福州和福州一带方言，亦不包括广州潮汕方言。
- 4 可参考脚注一陈晓锦的论述，东南亚一带俗称的“潮州话”指来自广东的闽南方言，没有次方言的区分。
- 5 陈重瑜1993：274。“（1）它是一个下降调，调值通常是51（\），也有时是53（\）。（2）它的持续时间较短，因之听来有‘中断’的感觉。（3）带这个声调的音节都有一个喉塞音（glottal stop[ʔ]）的韵尾；此韵尾有时很清楚，有时较模糊。（4）这个塞音韵尾不但截短了声调的持续时间，也使得音节的辅音韵头变为强音（fortis），因而近似浊（voiced）辅音。”
- 6 表格数据源参考周长楫2010：第五章闽南话各区的特点。
- 7 周长楫2010：105。其文章有另外列表详细比对厦、漳、泉[e]、[ue]异同的文字，然而本文所调查的相关词汇只着重在其差异之处，就不特别附上其表格。
- 8 厦门方言声调采用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修订：《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漳州方言声调采用林宝卿：〈漳州方言词汇（一）、（二）、（三）〉，《方言》，1992年第2、3、4期，页151-160、230-240、310-312。泉州方言声调采用林连通主编：《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参考文献

- 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修订2003。《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
- 李如龙2000。《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长楫2010。《闽南话概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周长楫、周青海2000。《新加坡闽南话概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林伦伦、陈小枫1996。《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 林连通主编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林宝卿1992。〈漳州方言词汇（一）、（二）、（三）〉。《方言》，2、3、4期：151-160、230-240、310-312。
- 张世珍民国间。《潮声十五音》。汕头：汕头文明商务书局。

- 张光宇1996。《闽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书局。
- 陈重瑜1993。〈本地华语里声调的问题〉。《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出版。
- 陈晓锦2003。《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邹嘉彦、游汝杰2007。《社会语言学教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
- 谢益显1983年再版（1965年初版）。《增三潮声十五音》。香港：世外图书公司。
- 邱克威2017。〈论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75-100。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